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封神演義 第八十九回 紂王敲骨剖孕婦

詩曰：紂王酷虐古今無，淫醜貪婪聽美姝。孕婦無辜遭惡劫，行人有難罹兇途。

遺譏簡冊稱殘賊，留與人間罵獨夫。天道悠悠難究竟，且將濁酒對花奴。

話說姚庶良隨後趕來，常昊乃是蛇精，縱馬，腳下起一陣旋風，捲起一團黑霧，連人帶馬罩住，方現出他原形，乃是一根大蟒蛇；把口一張，吐出一陣毒氣。姚庶良禁不起，隨昏於馬下。常昊便下馬取了首級，大呼曰：「今拏姜尚如姚庶良為例！」眾諸侯之內，不知他是妖精，有兗州伯彭祖壽縱馬搖鎗，大呼曰：「匹夫敢傷吾大臣！」時有吳龍在袁洪右邊，見常昊立功，忍不住使兩口雙刀，催開馬，飛奔前來，曰：「不要衝吾陣腳！」也不答話，兩騎相交，刀鎗併舉，殺在陣前。六百鎮諸侯俱在左右，看看二將交兵。戰未數合，吳龍掩一刀敗走；彭祖壽隨後趕來。吳龍乃是蜈蚣精，見彭祖壽將近，隨現出原形；只見一陣風起，黑雲捲來，妖氣迷人，彭祖壽已不知人事，被吳龍一刀揮為兩斷。眾諸侯不知何故，只見將官追下去就是一塊黑雲罩住，將官隨即絕命。子牙傍邊有楊戩對哪吒曰：「此二將俱不是正經人，似有些妖氣。我與道兄一往，何如？」只見吳龍躍馬舞刀，飛奔軍前，大呼曰：「誰來先啖吾雙刀？」哪吒登開風火輪，使火尖鎗，現三首八臂迎來。吳龍曰：「來者是誰？」哪吒曰：「吾乃哪吒是也。你這業畜，怎敢將妖術傷吾諸侯！」把鎗一擺，直刺吳龍。吳龍手中刀急架交還，未及三四合，被哪吒祭起九龍神火罩，響一聲，將吳龍罩在裏面。吳龍已化道青光去了。哪吒用手一拍，及至罩中現出九條火龍時，吳龍去之久矣。常昊見哪吒用火龍罩罩住吳龍，心中大怒，縱馬持鎗，大呼曰：「哪吒不要走！吾來也！」只見楊戩使三尖刀，縱銀合馬，同哪吒雙戰常昊。常昊見勢不好，便敗下陣去。楊戩也不趕他，取彈弓在手，隨手發出金丸，照常昊打來。只見那金丸不知落於何處。哪吒後祭起神火罩，將常昊罩住；也似吳龍化一道赤光而去。袁洪見二將如此神奇，心下甚是歡喜，傳令：「三軍擂鼓！」袁洪縱馬衝殺過來，大呼曰：「姜子牙！我與你見個雌雄！」傍有楊任見袁洪衝來，急催開了雲霞獸，使開雲飛鎗，敵住袁洪；戰有五六回合，楊任取出五火扇，照袁洪一搨，袁洪已預先走了，止燒死他一匹馬。子牙鳴金，將隊同營，陞帳坐下，歎曰：「可惜傷了二路諸侯！」心下不樂。楊戩上帳曰：「今日弟子看他三人俱是妖怪之相，不似人形。方纔哪吒祭神火罩，楊任用神火扇，弟子用金丸，俱不曾傷他，竟化青光而去。」只見眾諸侯也都議論常昊、吳龍之術，紛紛不一。

且說袁洪回營，陞帳坐下，見常昊、吳龍齊來參謁，袁洪曰：「哪吒罩兒，楊任的扇子，俱好利害！」吳龍笑曰：「他那罩與扇子只好降別人，那裏奈何得我們。只是今日指望拿了姜尚，誰知只壞了他兩個諸侯，也不算成功。」袁洪一面修本往朝歌報捷，竟免天子憂心。

且說魯仁傑對殷成秀、雷鵬、雷恠曰：「賢弟，今日你等見袁洪、吳龍、常昊與子牙會兵的光景麼？」眾人曰：「不知所以。」魯仁傑曰：「此正所謂『國家將興，必有禎祥；國家將亡，必有妖孽』。今日他三將俱是些妖孽，不以人形。今天下諸侯會兵此處，正是大敵；豈有這些妖邪能拒敵成功耶。」殷成秀曰：「長兄且莫忙說破，看他後來如何。」魯仁傑曰：「總來吾受成湯三世之恩，豈敢有負國恩之理；惟一死以報國耳！」話說差官往朝歌，來至文書房內，飛廉接本觀看，見是袁洪報捷，連誅大鎮叛逆諸侯彭祖壽、姚庶良，心中大喜，忙持著本上鹿臺來見紂王。當駕官上臺啟曰：「有中大夫飛廉候旨。」紂王曰：「宣來。」左右將飛廉宣至殿前，參拜畢，俯伏奏曰：「今有元帥袁洪領敕鎮守孟津，以逆天下諸侯；初陣斬袁州侯彭祖壽，右伯侯姚庶良，軍威已振，大挫周兵鋒銳。自興師以來，未有今日之捷。此乃陛下洪福齊天，得此大帥，可計日奏功，以安社稷者也。特具本齎奏。」紂王聞奏大悅：「元帥袁洪連斬二逆，足破敵人之膽，其功莫大焉。傳朕旨意，特敕獎諭，賜以錦袍、金珠，以勵其功；仍以蜀錦百疋，寶鈔萬貫，羊、酒等件以犒將士勤勞。務要用心料理，剿滅叛逆，另行分列茅土，朕不食言。欽哉！故諭。」飛廉頓首謝恩，領旨打點解犒賞往孟津去。不表。

且言妲己聞飛廉奏袁洪得勝奏捷，來見紂王曰：「妾蘇氏恭喜陛下又得社稷之臣也！袁洪實有大將之才，永堪重任。似此奏捷，叛逆指日可平，臣妾不勝慶幸，實皇上無疆之福以啟之耳。今特具觴為陛下稱賀。」紂王曰：「御妻之言正合朕意。」命當駕官於鹿臺上治九龍席，三妖同紂王共飲。此時正值仲冬天氣，嚴威凜冽，寒氣侵人。正飲之間，不覺彤雲四起，亂舞梨花。當駕官啟奏曰：「上天落雪了。」紂王大喜曰：「此時正好賞雪。」命左右煖注金樽，重斟盃罈，酣飲交歡。怎見好雪，有讚為證：

彤雲密布，冷霧繽紛。彤雲密布，朔風凜凜號空中；冷霧繽紛，大雪漫漫鋪地下。真個是：六花片片飛瓊，千樹株株倚玉。須臾積粉，頃刻成鹽。白鸚渾素素，皓鶴竟無形。平添四海三江水，壓倒東西幾樹松。卻便似：戰敗玉龍三百萬；果然是：退鱗殘甲滿空飛。但只見：幾家村舍如銀砌，萬里江山似玉圖。好雪！真個是：柳絮滿橋，梨花蓋舍。柳絮滿橋，橋邊漁叟掛蓑衣；梨花蓋舍，舍下野翁煖柶。客子難沽酒，蒼頭苦覓梅。灑灑瀟瀟裁蝶翅，飄飄蕩蕩剪鵝衣。團團滾滾隨風勢，颼颼冷氣透幽幃。豐年祥瑞從天降，堪賀人間好事宜。

話說紂王與妲己共飲，又見大雪紛紛，忙傳旨，命：「捲起氈簾，待朕同御妻、美人看雪。」侍駕官捲起簾幔，打掃積雪。紂王同妲己、胡喜妹、王貴人在臺上，看朝歌城內外似銀裝世界，粉砌乾坤。王曰：「御妻，你自幼習學歌聲曲韻，何不把按雪景的曲兒唱一套，俟朕漫飲三杯。」妲己領旨，款啟朱唇，輕舒鶯舌，在鹿臺上唱一個曲兒。真是：婉轉鶯聲飛柳外，笙簧嘹亮自天來。曲曰：

纔飛燕塞邊，又灑向城門外。輕盈過玉橋去，虛飄臨闌苑來。攘攘挨挨，顛倒把乾坤玉載。凍的長江上魚沉鴈杳，空林中虎嘯猿哀。憑天降，冷禍胎，六花飄墮難禁耐，砌漫了白玉階。宮幃裏冷侵衣袂，那一時暖烘烘紅日當頭晒，掃彤雲四開，現青天一派，瑞氣祥光擁出來。

妲己唱罷，餘韻悠揚，嬌嬌不絕。紂王大喜，連飲三大杯。一時雪俱止了，彤雲漸散，日色復開。紂王同妲己憑欄，看朝歌積雪。忽見西門外，有一小河，——此河不是活水河，因紂王造鹿臺，挑取泥土，致成小河，適纔雪水注積，因此行人不便，必跣足過河，——只見有一老人跣足渡水，不甚懼冷，而行步且快。又有一少年人，亦跣足渡水，懼冷行緩，有驚怯之狀。紂王在高處觀之，盡得其態，問於妲己曰：「怪哉！怪哉！有這等異事？你看那老者渡水，反不怕冷，行步且快；這年少的反又怕冷，行走甚歎，這不是反其事了？」妲己曰：「陛下不知，老者不甚怕冷，乃是少年父母，精血正旺之時交媾成孕，所乘甚厚，故精血充滿，骨髓皆盈，雖至末年，遇寒氣猶不甚畏怯也。至若少年怕冷，乃是末年父母，氣血已衰，偶爾始精成孕，所乘甚薄，精血既虧，髓皆不滿，雖是少年，形同老邁，故遇寒冷而先畏怯也。」紂王笑曰：「此惑朕之言也！人秉父精母血而生，自然少壯、老衰，豈有反其事之理？」妲己又曰：「陛下何不差官去拏來，便知端的。」紂王傳旨：「命當駕官至西門，將渡水老者、少者俱拿來。」當駕官領旨，忙出朝趕至西門，不分老少，即時一併拿到。老少民人曰：「你拿我們怎麼？」侍臣曰：「天子要你去見。」老少民人曰：「吾等奉公守法，不欠錢糧，為何來拿我們？」侍臣曰：「只怕當今天子有好處到你們，也不可不知。」正是：

平白行來因過水，誰知敲骨喪其生！

紂王在鹿臺上專等渡水人民。卻說侍駕官將二民拏至臺下回旨：「啟陛下：將老少二民拏至臺下。」紂王命：「將斧砍開二民脛骨，取來看驗。」左右把老者、少者腿俱砍斷，拿上臺看，果然老者髓滿，少者髓淺。紂王大喜，命左右：「把屍拖出！」可憐無辜百姓，受此慘刑！後人有詩歎之，詩曰：

敗葉飄飄落故宮，至今猶自起悲風。獨夫只聽讒言婦，目下朝歌社稷空。

話說紂王見妲己加此神異，撫其背而言曰：「御妻真是神人，何靈異若此！」妲己曰：「妾雖係女流，少得陰符之術，其勘驗

陰陽，無不奇中。適纔斷脛驗髓，此猶其易者也。至如婦人懷孕，一見便知他腹內有幾月，是男、是女，面在腹內，或朝東、南、西、北，無不週知。」紂王曰：「方纔老少人民斷脛斷髓，如此神異，朕得聞命矣；至如孕婦，再無有不妙之理。」命當駕官傳旨：「民間搜取孕婦見朕。」奉御官往朝歌城來。正是：

天降大殃臨孕婦，成湯社稷盡歸周。

話說奉御官在朝歌滿城尋訪，有三名孕婦，一齊拿往午門來。只見他夫妻難捨，搶地呼天，哀聲痛慘，大呼曰：「我等百姓又不犯天子之法，不拖欠錢糧，為何拿我等有孕之婦？」子不捨母，母不捨子，悲悲泣泣，前遮後擁，扯進午門來。只見箕子在文書房共微子、微子啟、微子衍、上大夫孫榮正議「袁洪為將，退天下諸侯之兵，不知何如」，只聽得九龍橋鬧嚷嚷，呼天叫地，哀聲不絕。眾人大驚，齊出文書房來，問其情由。見奉御官拉著兩個婦女而來。箕子問曰：「這是何故？」民婦泣曰：「吾等俱是女流，又不犯天子之法，為何拿我女人做甚麼？老爺是天子之臣，當得為國為民，救我等蟻命！」言罷哭聲不絕。箕子忙問奉御官。奉御官答曰：「皇上夜來聽娘娘言語，將老少二民敲骨驗髓，分別淺深，知其老少生育，皇上大喜。娘娘又奏，尚有剖腹驗胎，知道陰陽。皇上聽信斯言，特命臣等取此孕婦看驗。」箕子聽罷，大罵：「昏君！方今兵臨城下，將至濠邊，社稷不久丘墟，還聽妖婦之言，造此無端罪業！左右且住！待吾面君諫止。」箕子怒氣不息，後隨著微子等俱往鹿臺來見駕。

且說紂王在鹿臺專等孕婦來看驗，只見當駕官啟曰：「有箕子等候旨。」王曰：「宣。」箕子至臺上，俯伏大哭曰：「不意成湯相傳數□世之天下，一旦喪於今日，而尚不知警戒修省，造此無辜惡業，你將何面目見先王之靈也！」紂王怒曰：「周武叛逆，今已有元帥袁洪足可禦敵，斬將覆軍，不日奏凱。朕偶因觀雪，見朝涉者，有老少之分，行步之異，幸皇后分別甚明，朕得以決其疑，於理何害。今朕欲剖孕婦以驗陰陽。有甚大事，你敢當面侮君，而妄言先王也！」箕子泣諫曰：「臣聞人秉天下之靈氣以生，分別五官，為天地宣猷贊化，作民父母；未聞荼毒生靈，稱為民父母者也。且人死不能復生，誰不愛此血軀，而輕棄以死耶。今陛下不敬上天，不修德政，天怒民怨，人日思亂；陛下尚不自省，猶殺此無辜婦女，臣恐八百諸侯屯兵孟津，旦夕不保。一旦兵臨城下，又誰為陛下守此都城哉。只可惜商家宗裔為他人所擄，宗廟被他人所毀，宮殿為他人所居，百姓為他人之民，府庫為他人之有，陛下還不自悔，猶聽婦女之言，敲民骨，剔孕婦，臣恐周武人馬一到，不用攻城，朝歌之民自然獻之矣！軍民與陛下作仇，只恨周武不能早至，軍民欲簞食壺漿以迎之耳。雖陛下被擄，理之當然；只可憐二□八代神主，盡被天下諸侯所毀，陛下此心忍之乎？」紂王大怒曰：「老匹夫！焉敢覲面侮君，以亡國視朕，不敬孰大於此！」命武士：「拿去打死！」箕子大叫曰：「臣死不足惜，只可惜你昏君敗國，遺譏萬世，縱孝子慈孫不能改也！」只見左右武士扶箕子方欲下臺，只見臺下有人大呼：「不可！」微子、微子啟、微子衍三人上臺，見紂王俯伏，嗚咽不能成語，泣而奏曰：「箕子忠良，有功社稷。今日之諫，雖則過激，皆是為國之言。陛下幸察之！陛下昔日剖比干之心，今又誅忠諫之口，社稷危在旦夕，而陛下不知悟，臣恐萬姓怨憤，禍不旋踵也。幸陛下憐赦箕子，褒忠諫之名，庶幾人心可挽，天意可回耳。」紂王見微子等齊來諫諍，不得已，乃曰：「聽皇伯、皇兄之諫，將箕子廢為庶民！」妲己在後殿出而奏曰：「陛下不可！箕子當面辱君，已無人臣禮；今若放之在外，必生怨望。倘與周武構謀，致生禍亂，那時表裏受敵，為患不小。」紂王曰：「將何處治？」妲己曰：「依臣妾愚見，且將箕子剃髮囚禁，為奴宮禁，以示國法，使民人不敢妄為，臣下亦不敢瀆奏矣。」紂王聞奏大喜，將箕子竟囚之為奴。微子見如此光景，料成湯終無挽救之日，隨即下臺，與微子啟、微子衍大哭曰：「我成湯繼統六百年來，今日一旦被嗣君所失，是天亡我商也，奈之何哉！」微子與微子啟兄弟二人商議曰：「我與你兄弟可將太廟中二□八代神主負往他州外郡，隱姓埋名，以存商代禋祀，不令同日絕滅可也。」微子啟含淚應曰：「敢不如命！」於是三人打點收拾，投他州自隱。——後孔聖稱他三人曰：「微子去之；箕子為之奴；比干諫而死。」謂「殷有三仁」是也。」後人有詩讚之：

驚囀商郊百草新，成湯宮殿已成塵。為奴豈是存商祀，去國應知接後禋。剖腹丹心成往事，割胎民婦又遭迍。朝歌不日歸周主，可惜成湯化鬼燐！

話說微子三人收拾行囊，投他州去了。紂王將三婦人拿上鹿臺，妲己指一婦人：「腹中是男，面朝左脅。」一婦人：「也是男，面朝右脅。」命左右用刀剖開，毫厘不爽。又指一婦人：「腹中是女，面朝後背。」用刀剖開，果然不差。紂王大悅：「御妻妙術如神，雖龜筮莫敵！」自此肆無忌憚，橫行不道，慘惡異常，萬民切齒。當日有詩為證：

大雪紛紛宴鹿臺，獨夫何苦降飛災！三賢遠遁全宗廟，孕婦身亡實可哀。

話說當日剝孕婦，天昏地暗，日月無光。次日，有探事軍報上臺來：「有微子等三位殿下，封了府門，不知往何處去了。」紂王曰：「微子年邁，就在此，也是沒用之人；微子啟弟兄兩人，就留在朝歌，也做不得朕之事業；他去了，又省朕許多煩絮。即今元帥袁洪屢見大功，料周兵不能做得甚事。」遂日日荒淫宴樂，全不以國事為重。在朝文武不過具數而已，併無可否。

那日招賢榜下，來了二人，生得相貌甚是凶惡：一個面如藍靛，眼似金燈，巨口獠牙，身軀偉岸；一個面似瓜皮，口如血盆，牙如短劍，髮似硃砂，頂生雙角，甚是怪異，往中大夫府謁見。飛廉一見，甚是畏懼。行禮畢，飛廉問曰：「二位傑士是那裏人氏？高姓？何名？」二人欠身曰：「某二人乃大夫之子民，成湯之百姓。聞姜尚欺妄，侵天子關隘，吾兄弟二人願投麾下，以報國恩，決不敢望爵祿之榮，願破周兵，以洗王恥。子民姓高，名明；弟乃高覺。」通罷姓名，飛廉領二人往朝內拜見紂王，進午門逕往鹿臺見駕。紂王問曰：「大夫有何奏章？」飛廉奏曰：「今有二賢高明、高覺，願求報效，不圖爵祿，敢破周兵。」紂王聞奏大悅，宣上臺來。二人倒身下拜，俯伏稱臣。王賜平身，二人立起。紂王一見相貌奇異，甚是駭然：「朕觀二士真乃英雄也！」隨在鹿臺上俱封為神武上將軍。二人謝恩。王曰：「大夫與朕陪宴。」二人下臺冠帶了，至顯慶殿待宴，至晚謝恩出朝。次日旨意下，命高明、高覺同欽差解湯羊、御酒往孟津來。不知凶吉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